



香港車多人多，交通十分繁忙。我隨人群在十字路口等待訊號過馬路。斑馬線紅燈轉綠，人們像放開似的，放開腳步急速向對面走去。過了馬路，再向前，在人行道與小街的交界處，並沒有安裝交通燈。正要穿越，老妹子急忙把我拉住，叫我先看腳下路面。

「向左望」三個用粗排筆寫的大字赫然浮現眼前，而且還有一個大箭頭指示方向。我問為什麼？她說，望一望，如有車來，車優先。我一怔。在加拿大，在沒有紅綠燈的街口，優先的永遠是行人，司機不能搶先。如果碰到長者或手腳不靈便的人，腳步慢吞吞，司機也要耐心等待，不能按喇叭催促。

我邊走邊留意，果然街口的路面上都寫着清晰大字，提醒路人「向左望」或「向右望」。而且絕大多數行人都守這個規矩。在一些忙碌擁擠街口，車輛魚貫而入，一輛接一輛。人們屏息等待，稍有空隙，兩邊行人一下子交叉而過。爭分奪秒，場面有點驚險。

我問老妹子，為什麼不讓人優先？她笑着說，這些地方，每天都有這麼多人過馬路，如果行人優先，那車子要排到什麼地方？馬路不都全塞住了！我點點頭，也是的，街道窄，車只能一輛一輛行駛，而人呢，有機會時可以成群結隊通過，這也是因地制宜的方法啊。香港人就是靈活，會變通。

又到一個街口，有車來，停步等待。忽見人群嗖地一聲擁過去，差不多挨着車尾。我正猶豫，後面的車又到，只能眼巴巴望着老妹子踏上對面人行道。一剎那間，她的背影，灰白的頭髮、還算硬朗的腰板，似乎在啓示着我：這匆忙的步伐、緊張的節奏，左望右看，抓住時機，略帶冒險精神向前衝，不正是香港人生活的寫照？

妹妹和我一樣，出生在潮汕地區。父親不幸因海難去世，家庭巨變。她小時候跟隨母親來香港謀生。幾十年浸潤、薰陶，也算是香港人了。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受貧困環境影響

向左望，向右望

姚 船

、磨練，她從小表現出刻苦耐勞、敢幹敢拚的品性，未成年就出來打工。結婚時夫妻倆都沒有餘錢，只憑一股青春拚勁，邊做工邊尋找機會，然後放手一博，做起小生意。剛開始整天忐忑不安，甚至夜不能寐。正如那些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從內地湧到香港的新居民一樣，熬世界，追求理想。

五年、十年、二十年……終於熬出了頭，有了家業，過上好日子。在妹妹身上，我似乎看到廣大香港人的縮影。也許，正是這一批又一批敢於吃苦、勇闖新路的人的努力，不管他們在什麼崗位上，在他們建立自己新家園的同時，也逐步創造了香港的繁榮。

香港人樂於做善事，回饋社會。每都在加拿大中文電視節目中，看到港人對受災地區慷慨解囊、踴躍捐款的情況，我都感慨佩服。有一次在和妹妹電話閒聊中，偶然知道她在保良局領養了十二個孤兒。每當周末有空時，還會帶他們出來飲茶、

食點心。去美國最初幾年，一回到香港也會去探望。我讚揚她的善舉。她淡淡回應道，香港人嘛，有能力誰都會這樣做。她說，每每收到這些孩子寄來的聖誕卡、信和照片時，看到他們的進步，心裏特別高興。

妹妹在大孫女於美國誕生時，毅然飄洋過海，擔負起照顧新一代的任務。自己忍受人地生疏、生活不習慣之苦，讓兒子、媳婦安心事業和工作。如今，大孫女已經上大學，三個孫都長得與她並肩甚至超越。她仍然每天為他們做早餐、準備放學點心和晚飯。她說，愛子孫，愛社會上的人，都是一樣的。

她對香港有特殊感情，視為自己故鄉。居住美國這些年，她每年都要回香港一兩次。碰上寒暑假，把孫輩也帶上，讓他們這些黃皮白心的「香蕉仔」認識香港，熱愛香港。記得前年她做膝關節置換手術，那痛苦的康復治療令她心力交瘁。但她咬緊牙關，一個信念支撐着她，要堅強，

將來不坐輪椅，也要自行走在香港土地上。她說過，香港地小，但美食多，人情味濃，感覺舒暢。這次在她鼓動下，我也來了。住在美加，我們每隔幾年相聚一次。到香港會合後，她說要帶我們好好看一看香港。那幾天，大家真的形影不離，探親訪友看景，讓我少走不少彎路。

離開香港前夕，妹夫飯局送行。又見到外甥和外甥女。他們是在香港出生的，長大後負笈美國求學。畢業後外甥留下，外甥女返港，各自奮鬥。如今，兩人合力接父親的班。看着年輕人熱情有禮、充滿朝氣活力，做長輩的自是老懷大慰。

回酒店的路上，我忽然覺得妹妹越來越像在生時的母親，外表慈祥，內心無限堅強。人生路上，不管碰到什麼艱難險阻，心靈和身體受到多大創傷，她都雲淡風輕，豁達對之。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正頑強抗拒着歲月在臉上留下的痕跡。

又到路口，她習慣地左望望、右看看，然後毫不猶豫，快步跨過去。那急促穩健的步履，似乎在顯示一個七十歲老人永不歇息的信念和決心。

我在心裏慨嘆：老妹子啊，不愧是香港人！

漫話柿餅

延 靜

春節期間，朋友送來一箱柿餅，多少年未見，十分稀罕。打開紙製箱子，一排排柿餅，展現在眼前。老式柿餅壓扁而做，但面前的柿餅仍保持高樁柿子原狀，雖乾癟但半透明。箱子上印有韓文「乾柿」字樣，側面說明中也有韓文，更引起我的興趣。

說來話長，老伴小時候很喜歡吃柿餅。七十多年前，受國家發展所限，小孩子零食少之又少。父母給的零錢攢起來，也只能買一點酸棗，偶爾零錢較多，買個帶霜的、甜甜的柿餅嘗嘗就很不錯了。當年老伴所以喜歡柿餅，還有烤白薯，因為平常很難吃得到。記得五十多年前，我和她談戀愛時，我偶爾看到柿餅，曾買給她吃過，但那之後柿餅在市場上不多見了。近些年，隨着政府的提倡，老店鋪逐漸恢復，舊日的小吃、零食也重登市場，柿餅就是其中之一。

幾年前，我看到水果店賣柿餅喜出望外，回家忙問老伴：「要不要買幾個嘗一嘗？」我本以為她會同意，但意外的是，她搖了搖頭：「不要買，我不想吃。」我有點掃興，但又一想，北京可以吃到全國各地的風味，包括魯菜、川菜、粵菜等菜餚，也包括各地的特色小吃，口味提高了，童年喜歡的東西不再喜歡也難免。所以那之後，我多次看到商店賣柿餅，也不再問她。

但這次朋友送來柿餅，老伴還是眼睛一亮。我問她：「你不是不想吃嗎？」老伴回答：「街上賣的不太好，瞧人家送來的多乾淨，果肉都透明，我怎麼不想嘗嘗。」我只好依着她。

我們嘗了幾個，果然味道很好，甘甜鮮美。細看箱子側面說明，是陝西富平生產。全國各地生產柿餅的地方很多，但以陝西富平生產的柿餅品質最好。據查，富平有「中國柿鄉」之稱，全縣有十萬畝的優質柿子生產基地，年產柿子四千萬公斤，加工柿餅八百萬公斤。柿餅出口到韓國、日本、俄羅斯等國家，深受歡迎。

這使我又想起在韓國的日子。韓國人喜歡吃柿餅，年紀大的人把柿餅放在米飯上蒸着吃，據說這樣味道好，易消化，也有助於健康。青年人則把柿餅放入冰箱，吃冰凍柿餅。還記得在韓國過春節時，有朋友就曾送柿餅來。富平的柿餅可能符合韓國人的口味，所以受到民衆歡迎。

這是一段關於柿餅的故事，多年不吃柿餅，引起我對往事的回憶，也見證了社會的發展歷程。

忙向花下吃「野」茶

黃 瞳

喝茶，是雅事。

雅事自然要在雅致的環境裏做。比如《琅琊榜》之風起長林》裏面，屋外風雪飄飄，屋內爐火煮茶，一把木勺舀起的茶湯，醇香濃厚暖到心底。我不禁多次感慨：「看人家多雅，圍爐煮茶，款款吃茶。」

明代以前，人們習慣「煮茶」，吃茶。茶聖陸羽在《茶經》中談到煮的要求：「其沸，如魚目，微有聲，爲一沸；邊緣如湧泉連珠，爲二沸；騰波鼓浪爲三沸以上老水，不可食也。」明代以後，開始直接用開水泡茶，才有「喝茶」一說。我有點小矯情，以為喝不如吃雅致，比如喝酒與吃酒，意境大不相同，那就還是說吃茶吧。

喜歡茶藝表演之外的純粹吃茶。有一年在泉州，遇見一個旅遊車司機，在車門上改裝了一處小茶台，停車時便自得其樂，吃上幾杯，一路都是滿臉笑意。

春分日，同事帶着茶文化專業的學生到桃花樹下上茶席設計課，她和學生一起，鋪桌飾，選茶器，備茶具，焚香、插花，學生靈感泉湧，設計出「清風引」「踏春」……等主題茶席，春風習習，有鳥兒在枝頭啾啾，有花瓣飄落，有音樂裊繞，有茶點可心，別開生面的課堂，引遊人紛紛駐足欣賞。

我尋了歐陽修的《阮郎歸》發給她：「南園春半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長蝴蝶飛。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幕垂。秋千慵解羅衣，畫堂雙燕歸。」她連說甚好甚好，溪水清澈，惠風和暢，蝶飛燕舞，如此美好的畫面，一定要誦讀給學生聽，正好與茶席主題相配。歐陽修另有《踏莎行》，挑兩句出來應景也是不錯：雨霽風光，春分天氣。千花百卉爭明媚……薛荔依牆，莓苔滿地。青樓幾處歌聲麗……

我們開玩笑把這種不在室內的吃茶稱為「野」茶，別有意趣。

前些時，也與這同事吃過一次「野」茶。那日，陽光明媚，我們開車過大橋，從長江北岸到南岸的山地公園，在山坡上尋了一處平坦地，鋪上墊子，擺上簡單茶具，還有茶點、水果，席地而坐，以藍天為背景，以綠樹繁花為裝飾，拋開一切瑣事，靜心沉浸在茶香裏——老白茶、大紅袍、老茶頭、烏龍……言笑晏晏間，引來遊人多少艷羨。同事說：「可惜沒帶公杯，不然可以給他們敬杯茶，大家一起吃野茶。」

這幾日，學校附近的運河公園裏桃紅李白，花事正盛。同事再次相邀：周末天氣晴好，去運河公園吃茶可好？我們幾個人爭先恐後：甚好甚好，同去同去。我厚着臉皮改了一句詩：和風麗日春光好，忙向花下吃「野」茶。期待着快樂愜意的周末快快來臨。

Paula Becker：一直進入你的凝望

李 夢

黛西札記

前些天去看香港藝術節的一場演出，是來自英國的劇目《祈願女之歌》。劇中重現古希臘劇作家埃斯庫羅斯《達納俄姐妹》中的場景，講述埃及達那俄斯五十個女子逃婚的故事。在如今「#Me too」風潮正盛的時候，英國劇場人扮演的這部作品別有深意，這讓我想起二十世紀初的德國，有一位名叫寶拉貝克（Paula Becker，一八七六—一九〇七）的畫家，也會以那樣決絕的姿態對抗男權社會的不公，並試圖在繪畫中找尋生命的理想和慰藉。

如今我們談到寶拉，總會說起她是第一個「描繪女性裸體自畫像」的藝術家。在她之前，女性畫家本就寥寥，即便是創作自畫像，也總是將自己包裹在華麗的衣衫之下，從不給觀者一窺其美麗胴體的機會。而那些裸體女子畫像的作者，往往是男人——似乎美好的裸體的觀賞者永遠只能是男性，而女性只能處在「被觀看」的位置上。

寶拉偏不信。她在故鄉不萊梅的藝術學校裏學畫，身邊的同學幾乎都是男性；她嫁給了德國風景畫家莫里索（Otto Modersohn），婚後並未像其他妻子那樣相夫教子，而是繼續創作，甚至獨自一人跑去巴黎深造。在巴黎的那些年，她遇見了法國畫家塞尚的作品，這場相遇全然地改變了她的創作。

當我們欣賞寶拉的靜物畫，仍能從中找到塞尚畫作的影子，比如用色的鮮豔明快，以及幾何形狀的頻繁運用。在她一九〇六年創作的那幅《靜物》中，寶拉並沒有顧及透視法的運用或者說景深的處理，而是更渴望在畫中見到一種平面的、拼貼的質感，這與之後現代繪畫的巨匠如畢卡索和馬蒂斯的做法十分相似。

在肖像畫創作中，寶拉也沿用了這樣的技法：前景、中景與背景的概念被全然抹除，人



與背景被放置於同一平面中，以色塊而非線條的概念呈現作品。寶拉的自畫像也好，描繪友人的肖像畫也罷，通常是半身像而非全身像，人物佔據畫幅相當大的比例，以至於我們在欣賞這些作品的時候，每每能立刻被畫中人的眼神吸引——他們總是凝神望向畫框外，並不刻意與觀者的目光交流，有時眼神中透出憂鬱，有時又顯得活潑歡愉。

意大利畫家莫迪利安尼也曾創作大量的半身自畫像，畫中用色豐富，冷暖色調對照鮮明，而且畫中人也像寶拉畫中的那樣，兀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只不過，莫迪利安尼畫中戴帽子的長臉長頸的女人或是抽煙的男人，更顯得憂鬱落寞，而寶拉畫中的男女，更多了些對於外面世界的好奇。

沒錯，是好奇，誠如寶拉本人那樣。如果不是因為好奇，她不會在丈夫對她「不懂煮飯也不懂打掃房間」的抱怨中，決絕離開故鄉跑去巴黎，也正是在真正身處巴黎之後，她被那一場海明威眼中的「流動盛宴」深深吸引，創作出她人生中也是整個藝術史上第一幅女性裸

◆寶拉的靜物畫作

作者供圖

體自畫像。畫中人赤裸上身，戴一串琥珀色的長項鏈，望向畫框外的眼神有些羞怯，但更像是充滿自信的好奇張望。

「現在，我不知道該如何署名了。我不是莫里索，也不是寶拉貝克了。我就是我自己，我希望更多地成為我自己。我們所有人的掙扎，大概就是為了這個目標。」在一九〇六年寫給好友、德國詩人里爾克的一封信中，寶拉這樣說道。

這難道不正說中眾多女性的心聲嗎？長久以來，我們一直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親、父母的女兒，卻獨獨忽視了我們自己。《祈願女之歌》中那五十位待嫁的埃及女子，不願接受被父兄安排的命運，選擇逃離，找尋自己與別不同的人生；寶拉貝克不願意受到婚姻與世俗生活的羈絆，同樣選擇遠走，去到不拘束的自由地方，盡情舒展自己的生命。可惜的是，幾千年前的祈願女奮力掙扎，終能藉由神靈庇護，得享安全與自在，寶拉卻沒有那麼好的運氣。

三十一歲那年，她回到故鄉，回到丈夫身邊，生下女兒。女兒出生後二十天，畫家卻因產後血栓併發症，驟然離開了這個世界。翌年秋天，寶拉的好友里爾克寫下一首詩，取名《獻給女性友人的安魂曲》，其中有這樣一句：

「你將自己從衣服裏取出，將自己拿到鏡前，讓自己進入鏡中，一直進入你的凝望；巨大地停留在鏡前，不說『是我』，而說『這是』。」里爾克詩中的這個「凝望」實在精妙，它如此輕鬆又傳神地取替了所有用來描摹寶拉肖像畫的形容詞。從那些畫中，寶拉凝望自己，也凝望這世界。

冬陽下凡克大教堂

陳小卡

域外漫筆

在清藍如透雲白如絮的伊朗冬末天際下，步入位於伊斯法罕市南部的凡克大教堂。這座基督教教堂為亞美尼亞使徒教會創建。

靜靜聳立亞美尼亞區的古教堂，與不遠處清真寺相望。兩種宗教殿宇穹頂，在溫煦淡金晨陽中，互相輝映晨光晴照，諸美若一體。

淺金晨照，投在寬闊教堂院內錯落殿閣樓堂的深黃外牆上，遍牆暖色回照，讓人在冬寒中感到暖意。教堂外部採用多種伊斯蘭建築的元素，亞美尼亞基督教教堂上拱立清真寺之穹頂，在冬晨暖陽下，煥發莊嚴又溫情之輝光，同源的基督美之輝與伊斯蘭美之光諧和集於殿宇高閣。冬陽下，漫院清光溫照，映見大教堂題額上標明：教堂始建於一六〇六年，建成於一六六五年，經過建史跨越半世紀的精造。

教堂內，瑰光麗輝柔映溫照，各種耶穌像、聖母像以及基督教使徒故事畫，漫布壁上穹頂，金碧輝煌，有天使報喜、聖嬰降生、出埃及、耶穌受洗、耶穌神跡、最後的晚餐、耶穌受難等典故，還有巴別塔、摩西十誡、所羅門判嬰案等故事。殿內裝飾凸顯伊斯蘭建築風格之穹頂與瓷磚鑲嵌，但描畫的是有關基督教的故事。教堂博物館，展出伊斯法罕各時期的歷史珍品，還珍藏大量中世紀聖經抄本。

亞美尼亞教會由格列高利在亞美尼亞建立



▲教堂穹頂瓷磚鑲嵌，描畫基督教的故事

作者供圖

下根，亞美尼亞人築建多座教堂，其中最精美的是至今僅餘的凡克大教堂。它以獨特文化內涵打動人心，基督教教堂薈萃伊斯蘭建築風格與工藝風情，佐證兩種宗教文化能同生共榮於一地。薩法維王朝時代的建築、工藝及其他文化形態，融入亞美尼亞人奇技巧藝。任何一種能長久輝煌的文化都必然善於吸收別的文化成分。亞美尼亞人的各種技藝、文化、宗教，豐富了有輝煌古波斯傳統的伊斯蘭文化，而伊朗伊斯蘭文化又為移植伊朗的亞美尼亞基督教文化鍛上更燦爛輝彩。伊斯法罕包括清真寺在內的古建築或多或少嵌入亞美尼亞基督教建築流風印跡。伊斯蘭建築氣韻則融進亞美尼亞基督教教堂。

一種文化處於鼎盛或擴張時期，對外來文化的吸收，與其說是寬容，倒不如說是需要，因其此時不忌被同化或吞食，反而渴望得到異質文化的補充和豐富，而使自身更強大更馳騁多彩並因而更富吸引力，為此採用各種手段廣泛吸引搜羅甚至強取人才。雄才大略的阿巴斯大帝遷都至伊斯法罕後，就希望重振波斯民族，再創波斯文明會與西方文明相峙之盛，亟待創立一種燦爛豐富而極具吸引力向心力的文化，上承古波斯盛榮，下開伊朗伊斯蘭新輝煌，還從當時與伊斯蘭文化並峙的基督教文化吸食養分。於是，遷